

上海史料叢編

五茸志逸

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

一九六三年

上海史料丛編簡例

一、丛編所輯为上海地方历史文献資料，以稿本及旧抄本为主，包括流傳不广的重要刊印本。

一、为了保存文献，編輯工作仅限于对所选各著解題、书跋、断句或分段，間作必要的按語之外，概不进行注釋、考訂、校勘及增补工作。

一、排印用簡体字。其中有些是代用字类，如「徵」之于「征」、「廠」之于「厂」等，則改采繁体字，以免昔今異义。

一九六一年七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

五茸志逸序

天下之事。廢興成敗而已。史官掌之。郡邑之事。修舉沿革而已。載乘掌之。獨有嘉言懿行。珠零玉碎。表表在耳目間者。闕焉無聞。將逐流而爲逝波。花因果證。銖酌寸量。灼灼在報應間者。忽焉無迹。將遂幻而歸冥漠。或村廬谷杳。事遠人亡。問之鄉人。不能舉對。或朝章國典。居積諸遷。訪之子孫。茫然不知。遂使其美弗彰。其事弗著。其散軼泯滅。無可考究。悲乎。勢之遙。時之變。文之必取徵乎獻。此吳子五茸志逸之所由作也。夫逸之義大矣哉。志立於千古之上。超出乎人倫之表。黃唐虞夏皆奔走焉。皜皜乎揭日月而行之。以察乎世之汶汶。冰鑑在其胸中。今古莫逃乎朗識。超超乎尙矣。若夫彷彿世人之言。依稀識者之慮。不矯矯於濁世之沉汚。乃斤斤於聖賢之法則。每欲爲一家之言。以求合於先民之矩式。此亦吾輩之所深嘉而樂與也。至於潛空集虛。藏幽入谷。或不得已而有言。則發天地之閉藏。開民生之所欲。居已於蕩蕩無能名之鄉。而悠談渺論於無何有之域。逸矣哉。其大凡也。吳子生於名家後裔。當亂世之末流。發孤憤而爲言。抱直道而三黜。所以可欣可仰者。肅然錄之。可駭可矜者。紛然錄之。可考可核者。縷縷然述之。可興可替者。戛戛然述之。任進退於無心。聽褒貶於自取。亦未嘗有所異焉。而其於世也亦無可無不可。知

我罪我。逸事何容心哉。余與吳子兄弟交將五十餘載。今秋相期於小山而不至。相命以東籬而又不
至。乃駕扁舟而討其爽約。吳子手一編示余曰。生平有志焉而未逮也。今已成此書矣。是以三駕而
不果來也。子其爲我言之。余何言哉。季子聘魯。觀十五國之風。名在春秋。璜溪主社。集一時之
彥。名在勝國。君家有文而身爲獻也。是皆然矣。余何言哉。

梅源主人王昌紀題

五茸志逸序

予家申浦之陽。隔璜溪僅衣帶水耳。璜溪吳氏。以大節高義特著雲間。憶自齠齡卽識太僕懷野公。深心古貌。雖解綬歸田。不忘國恤。獨家給。助邊需。益更裁省設額。瞻學宮貧士。諸士子登賢書膺簪紱者。咸首沐公惠不衰。敦敦範俗。有古范文正、劉忠肅之風。弱冠得交聖階總戎。君時各負氣任俠。不世自命。迨余淪落一經。君執鞭弭捍疆場。分符海上。寒氈片席。遂不獲與定遠博望爭雄矣。乙酉之後。君鼓汨羅之濤。予曳滄洲之世。人僉曰。翟東郡、楊濮州之烈。君其過之。予十年冰蘖。方且形悲山鬼。啼慘溪猿。適君之從弟湘艸持一編示予云。家伯氏長公所志五茸逸事。不忍蕪一時聞見。冀吾子序數語并壽梨棗焉。予閱之錄瑜存美。志危忠。志孤孝。志孤芳隱貞。以暨佳言異論。禪跡仙踪。禽妖木幻。無不窮搜而備載。予因思五茸處幅員一隅。不啻黑子着面。特其地分斗牛之野。東南接溟渤。遙望扶桑日出之墟。西北列九峯。環控三江五湖。亘六鰲戴山之脉。其人多奇殫哲。礪閒氣於雲霄。結靈根於奧府。地固所稱逸也。因多逸事。天遂篤生逸人以志之。長公於懷野公爲從子。於聖階君爲從兄。明經不第。意廣才高。激揚先大夫之公忠。推挽前將軍之宏烈。幼安處北海而北海之人化之。子春居無終而無終之衆歸之。精神之所格也。樂易之所敷也。志逸成而上

補國書之闕。下修稗史之遺。其於表彰風勵。又何如哉。然予猶有說焉。子長成漢史。足跡幾遍天下。故能假名山大川之勝。以濟其雄博浩瀚之才。康樂詩文沉鬱茂美。卓犖六朝。其遊覽之奇。至于躡展懸輿。梯岩縋谷。亦謂元遠幽深之致。直在風嵐雪隔中耳。長公足不履戶外。而記敘周詳若此。得毋曰。一隅之言則詳矣。語幅員尙有漏歟。不知夫時有易不易。勢亦有可爲不可爲。古之人當皇路清夷。天風壯闊。徜徉探究。莫之限止。長公志苦行違。予知其不能出此也。夫使長公而亦有漢晉之日月山河。足恣其徜徉探究也者。子長、康樂何多讓焉。

黑酣道人張家璧書於東郊耕讀

五茸志逸小引

五茸固有志。弘正朝顧文僖公爲一代大儒。實出其手。越百餘年。方郡侯禹修屬眉公先生續修之。夫百餘年非甚久遠也。然故老所傳聞者不甚可考。大都得之學士之筆記耳。以余所見。如何士抑之志略。李節之之人物考。范叔子之據目鈔數種。非皆憫其遺缺。招撫成書。以待集成者哉。二十年來。世經兵燹。因革興廢。是不一事。人物風俗。舉非舊觀。余每念生當其時者。有心之士。隨所見聞筆而記之。彷彿陶九成輟耕錄。此真吾輩事。顧余有志未逮。而吳君長公可謂先得我心。志往事之不及志者什七。志近事之未及志者什三。總顏之曰志逸。記事并記言。使讀者忽若賭家訓金鏡等書。忽若賭齊諧志怪等書。更有若安石碎金。李長吉錦囊中物者。每一披覽。應接不暇。長公非大有心人哉。嗟嗟。長公誕育清華。淵源家學。幼無鮮衣怒馬之習。長有聚螢漂麥之勤。以彼其才。得遭時遇主。上必給筆札酒饌。縱觀金匱石室之藏。裁成一代信史。當無多讓。而數奇不售。宜其發憤著書。老而彌篤也。雖然。才如弇州。遇如弇州。以方龍門扶風。當不是過。坐使煌煌昭代。有記無史。不得已而僅以史料見。於長公又何怪焉。夫龍門因父談而成史記。扶風因父彪而成漢書。今長公大父別駕公有東吳逸史梓行于世。而長公復有是編。豈非祖孫同志。世擅史才者哉。後之爲文僖、眉公其人者。諒不能舍是編而他求矣。

丁酉孟秋通家社盟弟沈新之題於家之言遠堂

五茸志逸序

郡有志。所以補國史之缺。然或以勢取。或以情奪。求其真確無疑者。十不得一焉。所以可敬可喜可歌可泣之事。湮滅不傳者多矣。長公吳子。自其先王父別駕惺宇公。伯父問卿懷野公。遺書不下萬卷。長公性癖嗜書及墨跡名畫金石彝鼎之屬。美而甚富。左經右史。蕭然無累。日徜徉於紙上雲山。圖中邱壑。不問戶外事。七十年如一日也。其恬澹不俗。蓋天性然矣。昔嘗精構一室。庭前累石爲峯嵐洞壑。澹然有子久、雲林筆意。余嘗目之爲壺巢。今已棄去。返於故林。如螻屈蝸伏。扁曰落葉居。雖甌塵瓶罄。絕無咨嗟怨尤之色。手自抄寫。蠶蠶不倦。一切可敬可喜可歌可泣之事。郡志所不載。同人所不道者。凡爲若干卷。名曰五茸志逸。卽蘭台石室之藏。何以異也。年已七十六矣。而神明壯旺。有嬰兒之色。撫曾孫而弄筆墨。古之所謂得道者非耶。

化石道人盛國芳淡餘甫撰

五茸志逸題詞

康回憑怒。柱折維裂。有心胸者皆如亂麻。惡能操不律與修史人爭長也。雖然。縱談風月。當事者所弗禁。况桑梓間事乎。此延陵公不欲有言。而不能無言者也。徐偉長處當塗高閒。每有論說皆托古人以見意。長公志逸。倘亦此意歟。亡友張雨堂。飄飄海鷗。於此書大加歎賞。貞居父子。逍遙人外者也。各肆披覽。此書得不爲異書。此人得不爲異人哉。合之郡先達種種論著。一以貫之矣。將不爲野史之集大成也哉。長公與余爲世講。讀其書如見其人。年已大耋。纂輯不衰。伏生、申公之流亞也。五茸文獻。公殆兼之矣。後之覽者。其慎毋忽諸。

若鳧道人唐孟融拜手識

五茸志逸補引

昔左丘明爲史官。又魯人習魯事。是有魯之春秋。孔子雖生於鄴。而宋人也。仕於魯。思欲行其道。而斧柯不利。雉噫空聞。至年六十八始歸魯。而筆削其空言以垂後世。故曰。吾志在春秋。又曰。左丘明恥之。某亦恥之。素王素臣。豈偶然哉。余不佞。嘗仕于雲間。欲學陶公以弦歌爲三徑資。匪敢曰欲行孔子之道。而斧柯化爲叢棘。雉噫化爲鳳簫。幸八十日追踪彭澤。未嘗得罪地方也。計自仕而獄。獄而出。年已六十有八矣。是孔子筆削空言之日也。會吳湘艸出其伯兄長公所撰五茸志逸稿示余。夫吳氏雲間之世家。猶魯之左氏。世以魯人習魯事。薈萃數百年之見聞。成一家言。若天時人事。郡邑沿革。山川古跡。政教風俗。情僞利病。訐謏清議。方言物產。與夫叢談諧謔。莫不燦燦彬彬。奔走筆下。又筆筆綺麗雅秀。而文不減左氏奇艷。吾將竊取孔子之筆削而爲之。冗者刪。闕者補。蓋長公爲裨諱之艸創。而大雲、湘艸諸子爲討論。余稍稍修飾之以俟潤色者。則此書近可掩雜志據目之編。遠可駕南邨輟耕之錄。彼細碎卮言。反覺其無味耳。嗟夫。後之視今。亦猶今之視昔也。此志不磨。此書不朽。庸詎非雲間千古之華袞斧鉞乎哉。毋曰余未得爲孔子徒也。

五茸志逸序

長公先生少挺高懷。風雅卓爾。鄙俗之銷融殆盡。性情之遣放愈深。以言語議論妙絕天下。或痛陳可以當悲歌。或微詞可以充鉄筆。晚年世趨漸變。古道不興。先生之言見絀于時。先生又生于華胄。老而坎坷。田園散而半畝之宮不保。書畫失而一舫之載難求。侘傺困頓。仲長統樂志之論不復道矣。然而先生內足於己。蕭然不以累其胸。著作之志。至老彌篤。先生之言曰。左丘失明。厥有國語。子長腐刑。乃成史記。吾之爲此砒砒者。以存吾志。不可諉也。五茸志逸一書。綜雲間之往事。述故老之傳聞。耳目所及。蒐輯無遺。况以中更鼎革。世改滄桑。新舊多端。實緣聽睹既繁且確。罔有異詞。夫作史之家。由來所尙。然乃事關數世。人備九州。博採綈緇。非如親歷。是以疑信雜出。或失之誣。今先生居峯泖之濱。訪三邑之蹟。記載無假於輶軒。闕文不設於夏五。而人情風俗。彰若繪圖。偉行佳言。瞭如指掌。誠一郡之良書。而當今之文獻也。余素從先生後。則景仰心儀者。先生之德直而不阿。先生之節介而有守。不獨譔述然也。而受簡披讀。想先生之心。不爲世撓。不爲境戚。乃能得之于筆墨。寸寸而累之。節節而志之。其精且詳如此。後之覽此書者。亦即可以知先生矣。

乙巳季夏朔何竹題於潮陽之雙忠古廟

自敘五茸志逸隨筆

昔司馬溫公開新事。隨錄于冊。且記所言之人。吳枋亦自言效顰。因作野乘。余生也拙。既無山水之適。又絕無親知之遊。終日閉戶作老蠹魚。聞于胸臆有所是非。欲托古人見意。但愧身非史職。徒取譏耳。又以見聞不廣。核實失真。余滋懼矣。用是就五茸見聞。或故老耳傳。或時事目擊。卽手錄之。名曰志逸隨筆。大都採風俗。示勸戒。一切俯仰天人。經濟風流。卮言名理。可參廟謨。可資騷壇。可排孤憤。可助揮塵。可供捧腹者。無不收。而獨於今事今人。足爲懲往愆來。歷歷可參證者。尤弗輕略。所冀觸目感懷。臨流攬轡。縱非迷津之寶筏。亦爲適粵之司南也。客有規余者曰。子僅僅一隅聞見。何異以螢焰爭光明月。蜩聲較響震雷哉。余應之曰。獨不聞南柯事乎。一螳穴耳。其爲君臣上下。興兆亡徵。兵機事要。種種描撫。已不勝書矣。五茸卽彈丸。姑借是編作螳談可也。喜我笑我。一聽覽者。若言筮記野乘。擬之司馬。吳枋。則吾豈敢。

五茸志逸凡例十一條

五茸繫地也。生居澤國。不克如龍門氏之遊覽名勝。浣花叟之徧歷楚蜀。凡所纂錄。大抵不越吾郡者近是。若等之野史秘笈。不無管窺蠡測之媿矣。

志逸繫事也。郡乘所載紀。先賢所撰述。亦綦詳矣。余老諸生。未獲與聞國家典故。於耳目聞見及涉獵史冊。凡可勸懲備觀覽者。綴之簡端。宣尼所謂識其小者此也。

四方名賢。仕宦吾地。其政績可傳與詩文可采者。一一載入。不特以風有位。亦見往哲芳規。迄今未泯。此以人繫地也。

吾郡先達。其宦遊所至。游屐所歷。軼事異聞。足以觀感興起者。雖在遐陬殊域。亦必附見。此以地繫人也。

往哲嘉言懿行。或散見典帙。或得之舊聞。亦必具錄。期有裨於將來。寧可遺於往古。間有白璧微瑕。一眚掩德者。亦附見一二。敢附春秋善善惡惡之旨。庶幾聖人思齊內省之意乎。

降祥降殃。垂諸大易。惠迪從逆。著于虞書。不特二氏因果之說爲然。其間報應昭彰。可垂勸戒。蓋采諸典籍所記者什之三。而得於共聞共見者什之七。非有所附會也。

吾郡名賢傳志。郡志之外有雲間往哲錄、人物志等書。其中偉人碩士與高流隱逸。姓氏未著者。間爲拈出。亦發微闡幽。表彰潛德之例也。

國史或傳異人。郡志亦錄仙釋。吾郡之托體烟霞。匿影塵市者。靈踪秘跡。往往有之。使觀者有所興起。亦祛塵遣俗之一助歟。

齊諧諸臯之書。夷堅酉陽之志。事涉虛無。語多瑰誕。閱者不無致疑。茲或有異事異物在耳目間見之外者。必確有實據。非敢傳訛。不特可供異聞。亦以廣其博識耳。

達人名士。或片語解頤。或單詞發粲。雖無裨於正經。亦可暢懷宣鬱。偶一附見。聊以怡情。正如世說之例排調。非若笑林之錄鄙事也。

或曰。古今記事之書。無不條分部列。以便稽考。茲之雜然彙載者。於義何居。曰吾本諸南村氏雜投壘中。縱埋樹下。亦猶行古之道也。按事分條列部。爲閱者如入五都之市。寶玩紛羅。如食五侯之鯖。珍羞互陳也。

五茸志逸隨筆卷一

璜溪退菴道人吳履震長公采輯
南村友竹散人錢 溧晴川校錄

楊廉夫元季嘗爲浙省試官。撤棘。有周天然者。敗冠敝衣謁之。謂閤人曰。與汝主言。我屬天然也。來賣文耳。閤人爲通。有頃楊出。延之入座。供枸杞茶。天然作詩十二韻。楊隨和之。乃言曰。僕有鐵笛詩。和之者衆矣。特未有賦。先生爲我作之乎。天然領之曰。老夫懶於筆硯。我誦爾寫。矢口而出。鐵崖信筆書就。天然取視之曰。小楊亦能寫我賦耶。覺拂衣起。廉夫留之不可。意其異人。使人尾之。見天然有巨舟泊北關外。僕從器用甚盛。蓋張士誠客也。

熊軫峯名字。字元性。長沙人也。性高簡。能文工詩。爲松江守。有郡齋賞牡丹詩。其前半首云。和風湛露萬人家。欄檻當門一樹遮。正憶桑麻沾細雨。更添珠玉對名花。熊侯在任時。適聶雙江亦以御史陞蘇州太守。雙江偶以公事來松。二公同舉進士。又同年中有才望者。軫峯設席於白龍潭款之。相與講學。各賦近體一章。雙江詩曰。重陽曾此坐探禪。回首風流又五年。霜醉高楓秋入樹。雪垂晚香稻肥田。應慚白髮虛柴鶴。偶繫黃花泛酒船。共笑此生真浪跡。息機焉得渚鷗前。軫峯詩曰。不悟良知定悟禪。臨潭講學自當年。靜涵龍德光騰漢。早事春農玉滿田。吹帽最憐憂國士。濯纓旋

理泛江船。金蘭更接同心侶。千載風雲影前。

吳獻臣字廷舉。蒼梧人。當正德初。以劾奏逆瑾枷午門一月譴戍。瑾誅。官松江同知。嘉靖初歷官都御史。巡撫南畿。何元朗初入學。適值公行部至松常。一望見其顏色。短小黑瘦。舉動便捷。宛然一山猴也。察院中常畜小雞。自種瓜茄。有時正坐堂。忽念及雞雛。或瓜茄灌漑。雖徒衆盈庭。卽棄之入內。俄頃而出。人以爲癡。然政體清嚴。人莫敢犯。且博極群書。至孔廟行香講書畢。問諸生五眼雞、三脚貓故事。諸生無有應者。又出薛子胡子粹言。分賜諸生。與今之俗吏迥然不同。爲松江同知時。適劉德滋爲太守。劉江西人。亦能吏也。舊例佐貳官各就私署理事。獻臣獨坐府堂上。凡太守舉動有不當者。卽正言不避。一日捫一蝨置桌上。以唾作大團。直視太守曰。看你走到那里去。其剛傲凌物類如此。始令順德。執法不撓。御史汪宗器惡之。時有廉直縉紳已故。有不肖子。公咎之。業改行爲善矣。御史復逮此人至。欲其誣令受賄免罪。此人曰。卽死不敢誣賢令。御史終不能有加於公。初公在太學。與南雍羅玘善。兄事之。玘病痢。公爲治藥餌。身負之登廁。晝夜十數反。玘旣瘥。同舉進士。玘語人曰。四十年前。生我者父母。後皆獻臣生我也。公官至司空。諡清惠。有集行世。

鄉先生任公勉之歿。未葬。里長張琳編其子宏爲本縣養馬夫。宏訴於府。時太守上虞葉公冕也。教

授張公知之。進府具言其事。葉嘆曰。有是哉。諭令歸治喪。不須入也。因榜於門曰。今後均徭。故官子孫。一例優免。任氏至今傳誦之。

壽光張公燭。隆慶壬申令吾華。十二櫃收羨餘千金進於公。亦舊例也。公驚異。悉籍其數以報南台。請補別額稅。兩台旌之扁曰。塵視千金。今尙在公署之退食堂。

張石盤爲南直隸提學。所取文字。專尙清新。徐文貞爲其首拔。江南文體。爲之一變。其按臨松江。適巡撫姓劉者亦在松。劉先發。石盤設席餞之。贈以詩曰。我送中丞君。黃梅三月雨。紫燕語雕梁。滑鶯坐春渚。風便快輕帆。花落怨東主。人生貴適志。適志應如許。其詩在李塔匯寺壁。公名鰲山。乃簡肅公敷華之子。其子鳳林名秩。亦官翰林。三代皆才望也。

郡守賈待問蒞任時。人歌曰。隔床女兒問阿娘。那得床頭有布裳。娘言近日公差少。免典衣裳辦酒漿。

太守何峻德去任。民謠云。太守歸去松江府。只留門前石老虎。又云。大門之石獅墮淚曰。何獨棄了我。語亦善諷。

青浦令屠隆赤水公負才名。喜作與文學。以陸士龍死後門人迎葬清河。爲立二陸祠於縣治。碑文膾炙人口。其祠柱書二聯云。大旗一折黃雲凍。寶劍雙沉紫氣高。名士去爲天上宿。文章留作海東潮。